

梦中城市

原名《桑拿女》

肖 潇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夢中夢

原名《桑拿女》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1 字数:250千

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 册

ISBN7—204—03343—4/I·584 定价:16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现代都市“打工妹”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苏蒙、凌波这两位朴素、美丽的姑娘，怀着美好的人生愿望，跨进了为世人陌生的“桑拿女”行列。在“阿波罗浴场”，她们既厌恶那些横陈的男人躯体，又为那难以抑制的生理躁动而悲哀；而在“白玫瑰桑拿浴”，凌波则为了“自由的爱”献身于经理林先生；苏蒙在遭受了男客、女客的凌辱后，憎恨桑拿，意欲离开，但新的路又在何方呢？

路在脚下！结尾时，一群“打工妹”似乎已听到了新的召唤！……

第三章 (17)

那个老头是个“地主”。有房、有车、有

目 录

第一章 (1)

大海边，她对气急败坏的情人说：“我要去干桑拿！”面对男人的反对，她愤然质问他：“你能娶我为妻吗？你能供我妹妹读书吗？你先后搞了两个女人，却连她们为你生的孩子也不敢认！”

第二章 (8)

S 市桑拿浴场新增了两个新人：苏蒙、凌波。

“这是你们的工牌号，以后不叫名字叫牌号！”

76 号和 77 号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是那汽车、洋房的来临，是通往上流社会的捷径？还是为世人厌恶的妓女的身份证件？……

第三章 (17)

那个老头是个“地主”。有房、有车、有

手机。他大概是第一次来泡女人，大方得要命。他给她买钻戒，买脚链，送她BP机，送她一次“新马泰”七日游，他尽量满足她的钱欲。而她则用青春、丰满的身体去化解他偶尔燃烧的欲火……

第四章 (31)

“22号，你说说嘛，给我们授一点经验嘛！”

“按摩，我不会，他们也不是来按摩的——真要按摩去找盲人了，又便宜，又舒服。现在男人喜欢‘土豆’，逗得他差不多了，他就想了，你就可以跟他讲价。讲好了就‘打飞机’……”

第五章 (44)

一番精彩的演说后，黑衣女人又开始说服女孩子：“你们想想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找爱情吗？到这种地方？……别忘记，不是为人，是为了钱！他口袋里的钱！怎样把他的钱弄到你的口袋里！……灯一黑，什么看不清，钱一拿，何必挑三拣四？”

第六章 (56)

柳絮儿曾是个美丽的女孩子。一天，一个男子将她骗到宿舍，诱奸了。

二十五岁，一个男人想把她培养成妻子，她却神叨叨地念叨要去做桑拿，她听说干那行收入极高。

于是她失去了他。

第七章 (63)

阿眉真怕陈老头会突然上门，每当他来时，她总是心里骂一声“老骚货”。当然她还是喜欢他这股强劲的。

陈老头笑着把阿眉抱到床上。他已经不行了，顶多是这样抱住她年轻的胴体，抱着抱着就睡着了，睡醒了给钱，钱给了也该走了……

第八章 (71)

再也没有比面对着一个男人裸露的屁股更可怕与难堪的事了。是羞耻？不，是耻辱。而一个男人的肉体与隐密处，尤其是那缓缓硬挺起的雄性，在使少女产生羞涩与厌恶的同时，又产生了生理上的共鸣，她的
心灵最深处也禁不住蠢动了起来……

第九章 (79)

“天哪！”她痛楚地在心里叫。……成熟男人们都有某些类似。她感到了它的温暖，也感到了自己的孤独。……那双狼的手，不但爬上了苏蒙的肩头，还慢慢地停了下来，停在了她那青春的，正躁动不安的酥胸上……一个久违的奇异感觉，她仿佛在邪恶中找到了温暖……

第十章 (92)

他顾不得开着门，就强有力地掳过她，把她抱在怀里。她在他的爱抚下绯红了脸，她全身的血管都膨胀了起来……

当他完事后，他才告诉她：“我不能跟你结婚，我有两个孩子！”

“你滚！”她用尽全力向他喊。

第十一章 (118)

“77号和76号，你们怎么睡一张床？”

“我们不是同性恋。”苏蒙丢给她一句话，就翻身睡了。

第十二章 (124)

她曾错误地认为有天生的妓女。“妓

女”这个词的涵义，就是以出卖肉体挣钱为乐趣。而今天在“黑牡丹”，她见到了一群生动的介于妓女和少女之间的人，与她一样的人，她们想赚钱，逼自己赚钱，又想方设法保全自己；他们也曾恋爱，把心交给了“他”了，然后成了空心人来干这一行……

第十三章 (140)

她的手抖抖索索，从客人腿部做起，大腿根免去了，不能太重。她讨厌他的手脚，却在他的手脚上磨了一些功夫。然后，她开始给他按摩头部。

他醒了：“你不懂吗？再按按前面！”

她鼓起勇气回答他：“我们……没有这项内容。”

“我不买钟！”他骂骂咧咧地走出了门。

第十四章 (155)

他不敢去碰他的腿，但她一碰到他的手，他便象弹簧一样跳起来并抓住了她。

“不！不要这样！”她惊叫道。

“我要你！”那男人已进入魔状。

恶心！是想要就能要到的吗？恶心！

第十五章 (158)

她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工作，好人嫌她们脏，坏人也嫌她们。就连那些“嫖客”们，也仅是在房间里需要她们，不敢，也不愿带她们到场面里去，不但掉面子而且会降低身份。

贱！她心里骂：贱，这些男人！

第十六章 (169)

“我是二十岁献身给他的。”102号的故事已经讲述许多遍了，就像祥林嫂开始说：“我真傻，真的，我单单知道冬天里狼没东西吃，会到村里来”似的，102讲的故事总会这样开头。

第十七章 (175)

她打开5号门去接客。

猛地，他转过身来，她大吃一惊：大山！是她昔日的情人大山！

猛地，她转身拉开门跑了出去！

第十八章 (187)

凌波对苏蒙低声说：“我听人说了，A市生意极好，光是按摩，就有一百到八百元

小费。如果陪冲凉能收一千呢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陪他冲凉，再好的客人也变坏了，他能不动你？”

“不做爱的！”

“鬼信！”

第十九章 (187)

他们紧密地拥抱在一起，那么亲密缠绵，感觉上是没有距离了，他主宰着她，他因为她的痛苦而痛苦。

第二十章 (197)

凌波叫起来，胡乱地扭动着身体。经前的身体都变得那么敏感。她情绪高涨，她大睁两眼，进入魔障。她感到晕了，要死了。她叫，她喘气，她看不清阿明的脸了，只见他可笑地动着。她张开双腿，尽力地张开，每当这时候她总想向一切天地生灵张开她的隐秘。

第二十一章 (206)

再也没有比这一群人更恶心的男人了。他们虽然只是看她们，却早已在心里一千遍、一万遍地将她们强奸了。凌波和柳絮

儿好像已经适应了那样的目光，苏蒙则如坐针毡…… (229)

第二十二章 (231)

重返 S 市，凌波仿佛变了个人似的，她闯了几家芬兰浴，均被拒之门外，她没感到羞辱，也没有半点怯意，而是直冲冲走进了“白玫瑰”的经理门，等待着她的命运又将是什么？

凌波抬起头来，遇到了一双深幽幽地盯着她看的眼睛……

第二十三章 (237)

秀姐说：“当年我第一次打飞机，出了房就哇哇大哭，把姐妹们吓坏了，以为怎么着。现在倒习惯了，见了那东西还得恶心得要吐，吃不下饭。——对了，你们该买点药水消毒，有吗？”

苏蒙心里又蒙上一层阴影。昨天晚上，她还抱着美好的憧憬听凌波讲那个“好斯文”的经理，那家“好正统”的桑拿，她们正庆幸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呢。

第二十四章 (243)

凌波惬意地吸了烟。烟雾中，她沉醉得象个妓女。猛地，她看到苏蒙和大山都在看她，忙把烟递给大山。想到柳絮儿那两间阴暗的小房，苏蒙的心都碎了，她不忍心再回去面对柳絮儿那被强奸过的，沾满精液的床。

第二十五章 (250)

那男人含含糊糊点了下头，动作突然快起来，他猛烈地动着，以让她胆颤心惊的速度动着，柳絮儿便顾不得说什么，同他一样大喘、惊叫起来，两个人的身体紧得爬不进一只蚂蚁……

第二十六章 (258)

她也仿佛第一次意识到了她已成为“她们这些人”的代表人物而与良家妇有了本质的区别。她抬起惶恐的眼睛，不相信自己已到了这一步。

第二十七章 (266)

苏蒙整日在大铺里呆着，一直未能上工，她孤单得象刚到深圳时那样，干什么

呢？只有睡去，把陌生的日子睡去。

门猛地被推开了，66号进门就叫：“他妈的拿三百块做，不做不行，换小姐也不行！死皮赖脸缠死我了！我说我倒贴三百给你，放过我吧！”

第二十八章 (274)

他是打算慢慢消遣的。……她一点点加快了速度。她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她不相信单凭她的手没有经验的刺激会使他达到高潮。这个意念使她发抖，她必须心存侥幸才能够坚持下来。

第二十九章 (277)

三层楼里，只有苏蒙和看门的老头，老头已睡了，她睡不着。

她继续疯狂，但是疯狂已无力用动作来表示，心像一头野马，践踏着自己的绿地。

第三十章 (282)

现在，与其说是林生把凌波的人弄得柔软了，不如说是她自己把她的心弄得柔软了。她的纯真回来了，她的勇敢再来了。

她冲他浅浅一笑，仿佛以赴死的光荣转过身。在透明的浴室里，她背对着他脱衣服，感到他火辣辣的目光让她春心动荡。

第三十一章 (289)

28号的手，开始更深深地伸向男人，她对他的垂体轻拂了一下，就迅速地滑上来，她孜孜不倦地做着，仿佛已把这当成乐趣。

第三十二章 (296)

忽然，她又看到前方一个女孩，长发飘飘，衣袂飘飘，好似一个苏蒙！她急忙起身向前追去。但看第二眼时那女孩已改变了模样。凌波继续向前走，她看谁都像苏蒙，都是苏蒙，最后又的确不是苏蒙。她疑心自己撞见了鬼，怎么这么多女孩夜里不睡觉，站在街头干什么？一个个幽幽得像是魂。

第三十三章 (308)

几个月来她第一次睡了场好觉，初找到的工作环境虽不是十分适应，但对于她这样刚从刀山火海上下来的人算什么呢？

电话里传来大山焦急又疲惫的声音。

“是我！”苏蒙嗫嚅着。她眼中含泪，嘴

角带笑：“我是想告诉你，我……我从良了！”

第三十四章 (312)

她们再也不能够过这样的生活了。不管别的桑拿女是否发了财、走了运，她们自己是不能够交好运的。相比之下，再困难的工作都抵不过桑拿行业的可怕。况且，人生本是个艰难的过程，危机是随时存在的；化解危机的办法只有努力劳动，若想以一时的努力换取一生的轻松，若再抱着侥幸而不肯扎实地工作，那简直可笑至极。

第一章

一台奥迪轿车意外地停在海滨大道上，地面好象也被它蹭得动了一动。

一个男人从车里钻出来，十一月的深圳，阳光如荼，他向太阳挥了挥拳头。

然后，他大踏步地迈向海边。海蓝，天蓝，他看着海时，眼睛象是被钉在海上。

他身后，一个年轻的女孩，柔弱得像团雾，她犹豫了一下，坚定地跟了上来，同他站在一个直线上。

猛地，他指着海，向她喊：“你跳下去还是我跳下去？”

海里没有童话。她纤弱得象兔子一样的身子抖了一下，天是那样蓝，那样明媚，心里仿佛也装满了阳光，温暖、晶莹。她温柔地望望海，望望天，望望他，她幽幽的从容镇定地说：

“我想我们谁都不该跳下去。”

“我甚至想你去死！”那男人咆哮着，扭曲着清瘦英俊的脸，喉咙嘶哑，双目通红。

而女孩子依旧温柔又怜爱地望着他，仿佛忘记了一切的存在。